

日本近代家庭中的厌女症

钟荟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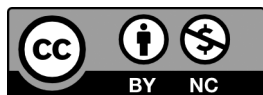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摘要 | 本篇论文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出发，对日本近代家庭中的厌女症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所谓“厌女症”，是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女性厌恶或蔑视的一种“症状”。日本近代家庭中的厌女症分别体现在身为家庭成员的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身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厌女症存在，与明治维新以后被法律“正名”的“改版”父权制对家庭地位和分工的影响、产业化，以及近代鼓吹的家庭教育的内涵不无关联。

关键词 | 日本近代家庭；厌女症；女性主义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关于厌女症

1.1 厌女症的定义

厌女症，即女性厌恶，具体来讲是指男性的“女性蔑视”与女性的“自我厌恶”。（上野，2010：p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女性的厌恶与蔑视不仅仅是男性才持有的情感，女性自身也不例外。

首先关注男性的问题。根据塞吉维克的理论，当今社会的异性恋秩序可以用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三位一体进行解释。在这个秩序中，男女的地位并不对称。（上野，2010：p23-p26）男性处于性欲的主体位置，而女性屈居

客体。男性同性社会性团体就是指认同男性性主体地位的男性群体。他们不需要女性的认同，只要得到同胞的肯定就会变为有价值的人。对他们来说，女性只是提升自己地位和名誉的“道具”。他们对不能成为“性欲的主体”，即成为“女人”感到恐惧。因此，男同性恋者也被他们排除在外。这就是同性恋憎恶。如此，以女性厌恶为基础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秩序得以建构。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女性。厌女症在女性身上体现为“对女性来说谁的认同是必需的”和“从女性群体脱离”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女性必须得到男性的认同才体现其“价值”。后者是指许多女性对“身为女人”这件事本身有意或无意地感到不满，她们通过“像男人的”行为寻求“不像女人”的评价。

1.2 日本近代家庭与厌女症的关系

在论述两者的关系之前，先简单叙述一下什么是日本的近代家庭。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是明治政府通过明治民法构建的产物，也就是说，家是近代的产物。（上野，1994：p69）这里的“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而是为巩固政权，借助江户时代武士阶层的手段支撑构建的国家的单位。明治之前，严密排他的父系直系家庭只能在武士阶层见到，平民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家庭结构。虽说武士阶层作为经常被研究的对象有很强的存在感，但事实上他们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加上其家庭成员也不过10%。剩下90%的人口分别由母系继承、未子继承等多种形式构成自己的世代。可以说，经过数十年敲定的明治民法是政治的产物。其结果就是促使日本近代家庭从基于父权制、由年长男性支配的封建大家族，向隐藏父权本质、由丈夫支配的父权“变种”的小（核）家庭转变。

其次，从特征方面来讲，近代家庭包含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家庭成员之间强烈的感情关系、孩子中心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家庭集团化强化、社交衰退、排斥非亲族、核家庭等特征。（上野，1994：p78-p79）除此之外，政府学者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1891）与《理论与教育》（1908）中也论述了国家与家庭—国民的关系。他指出，出于政治的需要，与国家紧密相连的近代家庭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单位。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家庭在明治维新之后，长期受到父权制影响，出于国家需要像国家一样运行，成为国家最基础的单位。

根据上野的论述,日本近代家庭由“悲惨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和“不快乐的女儿”组成。(上野,2010:p131)母亲因只能选择侍奉无能的“悲惨的丈夫”这一条道路而变得“不满”;儿子因逃脱不了与父亲一样的命运,无法回应母亲的期待,一直处在母亲的支配下无法自立而化成“不成器的儿子”;一直不被看好,预见了自己只会变得和“不满的母亲”一样的女儿则变得“不快乐”。只把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未来只指望依靠儿子(虽然并不成器)……听起来是很普通的想法,但仔细想想,可以感受到“厌女症”的存在。在受到从以前就存在的“女性厌恶”影响的同时,进入近代后“男主外,女主内”“只有男人才能接受高等教育”等家庭形态以及政策的影响也绝不能无视。这也是本文想阐明的重点。

2 日本近代家庭中的厌女症表现

2.1 父亲的厌女症

父亲作为父权制的代表,可以说是家庭厌女症的起源。受到近代化的影响,接受教育的男性掌握了依靠自身学识向上层发展的机会。与之相反,还没有平等接受教育资源权力的女性只能选择与“好男人”结婚来选择自己归属的阶层。同时,男性也倾向于选择“愚笨的”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来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但是这样产生的家庭成员间地位的差距并不是由于女性能力不足造成的,只是因为社会对性别的限定。部分男性混淆了这一事实,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骄傲不已,家庭厌女症的雏形也逐渐显现。

2.2 母亲的厌女症

进入近代之后,母亲们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即与前近代只负责“生”不同,近代的母亲还要负责“育”。换言之,最先向孩子传授人生的知识,纠正他们的言行也成为母亲责任的一部分。而这样掌控着自己生活的母亲竟是被更强大的父亲嘲笑的存在。孩子们目睹着这一切,同时又难逃父权制“代理人”母亲教育的影响,厌女症便无声无息地在心中扎根。

母亲的厌女症作用在自己和女儿身上。对自己，小岛信夫《拥抱家庭》中的时子便是一个例子。江藤淳评价时子是将“想当男人”的欲求埋藏在心底的女性。身为女性却想做男人，显而易见是女性自我厌恶的体现。对女儿，厌女症就像一条基因被继承。在教育不公平的时代，因最终会“嫁给他人”而无法回收“资源”的女儿是不被期待的人。在教育逐渐普及的时代，女儿则又被安上“儿子”的面具，承受双倍的压力。出嫁后也要尽赡养娘家父母的义务。据调查，进入21世纪初期的十年间，“想被谁照顾”的优先顺位由儿媳转向女儿，实际上“是谁在照顾”也反应了这个数据。（上野，2010：p143）母亲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推给女儿，牢牢掌控女儿的未来。女儿也必须考虑母亲的用心，为了维护母亲最喜欢的儿子的面子，不能全力以赴超过儿子。

2.3 儿子的厌女症

儿子的厌女症，可以从对他最特别的存在——母亲来说明。

近代家庭中的儿子总是对母亲有特别的依赖。与其他女性相比，母亲是绝对不能被侮辱的存在。在许多语言圈中往往通过辱骂母亲来侮辱男性，这些辱骂的词汇往往是“娼妇”“未婚女”这样不被父权制认可、不受男人控制的女性形象。因为被认为是这样母亲的儿子，他们才会愤怒。也就像第一章讲的那样，他们维护母亲，不过是害怕被自己从属的男性同性社会团体抛弃罢了。歧视别人的他们是最懂被歧视者的处境的。所以对母亲“名誉”的维护，无非是厌女症的另一面罢了。

2.4 女儿的厌女症

女儿在近代家庭中有二重身份，其一是“父亲的女儿”，其二是“母亲的女儿”。作为父亲的女儿，身为异性的女儿们是父亲的“诱惑者”。父亲会因为女儿嫁给别的男人而悲伤愤怒，甚至有将这种感情扩大、强暴自己女儿的父亲出现。女儿深深了解父亲对自己的情感，利用自己的特权，完成对父亲的掌控与复仇。饭岛爱子曾在自己的日记中想象自己被父亲强暴的场景，她在之后解释，这是用父亲觉得最为耻辱的方式向他复仇。（饭岛，2006：p91）她生活在父亲强权的家庭，经常听到父亲“女人不行”的言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她既厌恶

父亲，又难逃厌女症的影响。和饭岛描写的内容类似，青春期的少女也依靠出卖自己的身体给别的男人来完成对父亲的复仇。她们向父亲展示不受父权制控制的身体，又何尝不是对父权制、对厌女症的变相认同。

作为母亲的女儿，前文也稍有介绍。女儿的厌女症，大多来自于施加教育的母亲。在懂事的过程中，女儿经常被母亲教育“不要让爸爸和哥哥看见你的内衣和卫生巾，这是很羞耻的事”“读完研究生就不要读博了，会嫁不出去”等。在人生的初期就体会到作为女人是“羞耻”的。同时，女儿也目睹着母亲充斥不满的生活，逐渐意识到自己也必定会变成这样而“不快乐”。长大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受到同等教育的女儿们又不得不换上“儿子”的面孔，既回应母亲的期待，又要听从母亲“不要成为下一个我”的警告，在儿子和女儿的双重义务中，“不快乐”的女儿变得“自责”，发出“当女人真累”“不想当女人”这样的厌女症感叹也并不稀奇。

3 日本近代家庭中厌女症产生的原因

3.1 被再定义的父权制的支配

如前文所述，近代家庭是带有父权制特征的家庭。这里的父权制不是传统的父权制，是被女性主义者再定义的父权制。传统的父权制强调男性对女性、年长者对年少者的支配，而明治民法颁布后，作为最年长的男性，“家长”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丈夫。明治民法中有很多男性对家庭各方面（如婚姻、居住地等）实行支配权的规定，也有诸如已婚女性无权管理家庭财产，母亲只有在父亲不在或离世的时候才能行使亲属权等显而易见强调男性主体地位的条例。不使用“家长”一词也不过是因为许多大家庭向核家庭转变的缘故。丈夫作为核家庭的主宰，继承“家长”的权力，继续其父权的支配。

3.2 产业化的影响

产业化深化了近代的厌女症。产业革命引发的第二产业的兴起将拥有技术与力量的男人带到顶峰。经济能力决定家庭地位，被认为经济能力低下、因为要生孩子所以就业困难的女性被束缚在家，形成了“因为在家所以没有收入”

与“没有收入就在家好好待着”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在石油危机袭来，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之后，也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女性劳动经济学家柴山惠美子在《国民经济白皮书》（1987）中，将女性劳动的变化总结如下表1。

表 1 1973 年石油危机后女性劳动的变化

Table 1 Changes in female labor force after the oil crisis in 1973

女子劳动的变化
1. 中高龄女性劳动力占比突破 50%。
2. 女性劳动力在劳动总人口占比上升至 40%。
3. 女性受雇人占女性就业者总量的 70%。
4. 女性受雇人比例上升至受雇人总量的 40%。
5. 女性受雇人平均年龄上升至 30 岁中期，已婚者比例上升至 70%。
6. 女性受雇者的 70% 集中在第三产业。
7. 女性受雇人中的兼职比率上升至 20%，女性劳动受雇形态呈多样化·不安定化趋势。
8. 就业领域趋于高科技产业。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性劳动的变化体现在中高龄女性不稳定就业的增加，即“劳动的边缘化”。石油危机引起的连锁反应促使第三产业发展壮大，支撑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发展迟缓，取而代之的是短小轻薄产业。原本处于劳动主力地位的男性需求减少，家庭无法只靠男性支撑，因而女性重新走出家庭，加入非熟练部门的劳动之中。但是，女性劳动低酬金、不稳定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女性受到家庭和兼职劳动的双重压迫，“不想当女人”的厌女情结也更容易加重。

3.3 近代教育的偏颇

第二章中笔者就家庭教育对厌女症的影响稍做论述，这里通过列举战前与战后学校教育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战前受广泛宣传的良妻贤母主义影响，对女性的教育从学校制度和教学内容上看，都与对男性的教育有很大不同。在小学，虽然规定了男女共学，但实际执行率在 1909 年只有 40%。从表 2 的教科书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对男孩的教育偏重理科与经济，而对女孩的教育则偏重家政。这无疑在孩子成长的最初阶段

就指导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结构。中学教育更是如此。制度上就已经推行男女分开接受教育这一方针。教学内容也毫无意外存在明显差别。

表 2 明治时代小学教科书一览

Table 2 List of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in Meiji Era

女学生的教科书	男学生的教科书
家政要旨、儿童育草、母亲的素养、本朝烈女传、保婴新书、智氏家训	经济入门、经济论、物理(小学)、化学(小学)、十八史略、国史略、农业、商业、民法大意

至于战后，受平等观念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教育改革也飘忽不定。总体上说女性教育问题有所改善，但歧视依旧存在。应经济发展需要，社会对女性担任家庭主妇的期待提高，为了让女性留在家中，《女大学生亡国论》（1962）这样的歪理也应运而生。短期大学也成为女性的主要选择。根据《文部统计要览》（1992）记载，1991年女大学生在普通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的占比分别为28.9%、17.5%、15.9%，而在短期大学本科、专攻科、特设科分别占比则是91.7%、92.6%、87.8%。短期大学的年限较普通大学更短，女性的竞争力也由此下降。

由此得出结论，女性一直处在到处受阻的社会环境中，很难不引发“我不是女人就会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不是女人就好了”这样的悲鸣。身为女人却对自己产生厌恶也并非难以理解了。与之相对应，受到社会庇护的部分男性将自己的成功视为理所应当，认为自己比女性更优秀的“女性蔑视”情感也难以摆脱。

4 结语

综上，本文对日本近代家庭中的厌女症进行了论述。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厌女症以及日本近代家庭与厌女症的关系；其次，分别从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四个角度分析近代家庭中厌女症的表现；再者，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出发，指出日本近代家庭之所以产生厌女症，与“改版”父权制从法律上对男性主体的构建、产业化带来的女性劳动问题和近代教育对女性走出家庭的限制不无关系。

本文对原因的论述仍有不足，笔者将视其为今后的课题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饭岛爱子. 〈侵略=差别〉的彼岸——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半生 [M]. 大阪: 冲击出版社, 2006.
- [2] 上野千鹤子. 女性厌恶——日本的厌女症 [M]. 东京: 纪伊国屋书店, 2010.
- [3] 上野千鹤子. 近代家庭的成立与终焉 [M]. 东京: 岩波书店, 1994.
- [4] 江藤淳. 成熟与丧失——母亲的崩坏 [M]. 东京: 河出书房, 1967.

Misogyny in Modern Japanese Families

Zhong Huixian

Southeast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misogyny in modern Japanese families. Misogyny is a “symptom” of widespread social hate or contempt for women. It is reflected in the father, mother, son and daughter as family members respectively. The reason why there is such misogyny is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ised” patriarchy, which was “corrected” by law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on family status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dvocated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Modern Japanese family; Misogyny; Feminism